

台湾小号手的广州“两岸多重奏”

乐团乐师、学校老师、餐厅老板、广州女婿，每一种身份都是一段乐章

从“过渡”到“定居”

9岁拿起小号，杨捷的人生轨迹似乎早已被音符铺就。他大学就读于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，师从台湾知名小号演奏家叶树涵教授，后赴德国埃森佛克望艺术大学攻读演奏专业研究生。他毕业后入职场时，已然年近三十。

“那时心里压力很大，快28岁了，还要问家里要钱参加面试，万一考不上呢？”杨捷坦言，彼时台湾的乐团市场早已饱和，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，小号声部通常只需要4人，小提琴声部或许能有30个名额，“所有岗位都要等人退休、离开，才会出现空缺”。2016年，他在一个交响乐团招聘网站上看到广州交响乐团在招小号演奏员，便报了名。

“我刚来的时候，听到大家讲粤语，会觉得像来到东南亚，大家都像在讲外语。”但广州很快接纳了这个台湾年轻人。

被广州交响乐团录取后，杨捷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。身着西装，坐在国内一流的乐团里，身边皆是志同道合的乐手。对于任何一个学院派出身的演奏家来说，就是理想的归宿，“就这样一待就待了十年”。

十年来，杨捷的小号声始终与广州这座城市同频共振。从白云国际机场T3航站楼首航的欢腾，到十五运会开幕的荣耀时刻，他的悠扬乐声一次次融入城市跃动的脉搏。

2024年，通过考试，他又成为星海音乐学院的外聘教师，每周两次往返于乐团与校园之间。从乐师到老师，他的身份在广州一点点叠加。

也是在这段时间，他遇见了现在的妻子——一位典型的“厂二代”。妻子的父母早年从四川来广州创业，经营着一家五金工具厂，她在美国留学七年，骨子里却兼具川妹子的直爽与广东人的务实。

“她是很理性的一个人，对未来很有规划，但也相对悲观一点，容易焦虑。”杨捷这样描述妻子，“我是比较‘活在当下’的那种，从小就很幸运，什么都很顺利，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”。

一个奉行浪漫主义的台湾乐手，一个务实的四川女孩，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
疫情期间，演出行业按下暂停键，杨捷开始思考“除了吹小号，还能多做点什么”。而彼时杨捷的未婚妻也在父母安排的人生轨迹之外再多一些探索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再“折腾点别的”——开一家西餐厅。

“我们都是餐饮‘小白’，”杨捷坦承，“但我懂艺术领域的东西，品位、审美、人文表达；她从小在商业家庭长大，对金钱和成本格外敏感。”两人的分工自然而然形成：他负责菜品研发与餐厅氛围营造；她掌管成本核算与运营管理。用杨捷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我负责花钱，她负责赚钱”。



杨捷在十五运会开幕式现场演出

2023年，Afterglow西餐厅在番禺新造正式开业。选址时，很多人都劝他，这里位置太偏，没有客流，可杨捷却一眼看中了店面门口的珠江江景，还有两棵挺拔的木棉树。“这里很‘广州’。”他说。

有“音乐家人设”的西餐厅

走进Afterglow，你会发现这里不像普通的西餐厅。

楼梯拐角放着一架钢琴，墙上挂满了杨捷收藏的黑胶唱片，柜子里陈列着几把vintage(老式)小号。每周总有那么几天，杨捷会带着学生在二楼的包间里上课。小号声从窗户飘出去，楼下喝咖啡的客人偶尔会抬头看一眼。

“我像是在替餐厅打造一个专属人设。”杨捷说。

餐厅里，唯一使用的半成品是薯条，其余所有菜品均为现做。桃子沙拉用当季新鲜水果腌制，从不用罐头；鲜虾都是手工剥壳；台湾高山蔬菜“山苏”，更是专门从福建或台湾空运而来。他说，这是自己想偷偷塞进餐厅的一点私心——“我想把一些台湾的特色食物，介绍给广州的朋友”。

谈及餐厅的经营理念，杨捷始终坚定，“我只想遵从内心，分享我认可的生活方式”。

这种“遵从内心”也体现在餐厅的活动中，杨捷把这里变成了一个音乐沙龙的聚集地。

2023年，坂本龙一离世，杨捷在西餐厅办了一场主题音乐会。他没有只演奏那首著名的《圣诞快乐，劳伦斯先生》，

而是翻出了这位音乐教授早年的学院派作品，一边讲解创作背景，一边现场演奏。去年巴赫诞辰纪念日，他请来大提琴家朋友，在这间小小的西餐厅里，完整演奏了全套《大提琴无伴奏组曲》。

“据说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在西餐厅演奏全本的。喜欢大提琴的、喜欢巴赫的，都觉得这是一个壮举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语气里藏着一丝孩子气的得意。

这些活动大多不赚钱，有时甚至要歇业半天，但杨捷觉得值得。

西餐厅里，有一间专门留出来的琴房。这里不仅是他教学的地方，也是他精神世界的延伸。每周，他都会在这里给学生上课，从零基础的孩子到准备艺考的高中生。课后，学生和家可以在餐厅享用美食。

“看着学生从零基础到能完整演奏一首曲目，那种满足感，和我在舞台上演出时一模一样，同样珍贵。”杨捷说。

在Afterglow，音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杨捷会在这里举办小型的音乐会、分享会，甚至陌生人饭局。他试图打破古典音乐的刻板印象，让人们在吃饭、聊天中自然地接触音乐。

不完美却“最耐看”的广州

十年过去，杨捷对广州的评价很独到——“广州什么东西都不是最好的，但全部加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”

这里的收入不是全国最高，但物价也绝不是最贵；这里的房子有些老旧，但“就像一个人的五官，不一定有最大的眼睛、最挺的鼻子，但搭配在一起，就是最耐看的脸庞”。



Afterglow西餐厅旁的木棉树



杨捷和妻子在广州结婚

还有广州的生活节奏、饮食文化，都让他渐渐习惯，深深眷恋。

“广州在餐饮上的包容度极高。”杨捷说，在这里，他能吃到地道的湘菜、川菜、西北菜，甚至能在小北路一带吃到比西北当地还要美味的手抓羊肉，天南地北的味道，都能在这座城市中找到。

杨捷给人的印象，兼具温和与浪漫。他追求仪式感，喜欢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2025年，他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求婚。在一场小型音乐会上，他突然停下演奏，对着台下的她，缓缓吹起一段专属旋律，随后单膝跪地，许下爱的诺言。现场有她提前安排的“临时演员”，也有不知情观众的惊讶与祝福。

2026年2月，杨捷和妻子在广州领证结婚。来广州十年，他在这里买了房、有了车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也找到了共度一生的人。

“很期待下一个十年。”他说，“肯定还有很多个更美好、更美满的十年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夕阳正落在珠江上。杨捷的餐厅面朝江水，两棵木棉树在窗外静静伫立。

十年前那个忐忑地住进无窗旅馆的台湾青年，大概不会想到，自己现在会在广州拥有这么多身份——乐团乐师、学校老师、餐厅老板、广州女婿。每一种身份都是一段乐章，而他是那个执着的演奏者。

“音乐是唯一没有办法现场停留的艺术。”他说，“没了就没了。没有一样的音乐会，没有一样的现场演出，人生也是如此。”

但杨捷的广州十年，已经被他认真地吹奏过了，每一个音符，都清晰可闻。

一枪干翻世界冠军

六旬“梅州枪奶”电竞场上“开挂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实习生 周泓宇 图/羊城晚报记者 赖嘉华

影，《地道战》《洪湖赤卫队》反复轮播。她用客家话形容当时的情形：“荧幕都打穿了。”孩子们看得入迷，在学校里争相模仿电影角色，开枪、冲锋。“这种快乐，小时候只要玩过一次，就会永远记在心里。”

如今娟娟一天直播两场，总共4到5个小时，高峰期有近万人观看。FPS游戏圈内流传着“天赋决定论”，娟娟不觉得自己有天赋，“每天都玩，谁都可以玩出这样的水平”。

儿子引进门，修行靠个人

2020年，钟娟娟的大儿子、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索德因为行业调整失业在家，看到彼时同样赋闲的母亲，他突然奇想，教她玩CSGO。几个月后，索德又提议让她尝试直播。

经历了最初的“菜鸟”阶段后，钟娟娟逐渐上路，有时玩到深夜不睡，索德担心她身体吃不消，只能把她家里的网络设置成定时关闭，强制她下线。

2025年，钟娟娟有了自己的电竞房，配备了专业设备，开起了直播。每到中午十二点，娟娟吃过午饭就准备开播，索德陪在一旁，他既是账号主理人，也兼任运营策划、小助理和经纪人。他配置了文字转语音程序，让实时弹幕可以被读出来。直播时，娟娟的手和眼睛在游戏里压枪瞄准，耳朵听着弹幕，随时甩出“老六”“丢包”等游戏黑话。她常常在语音里鼓

励队友加油；经常来的粉丝，她能记住ID，只要熟面孔进直播间，她都会主动打招呼。

“假打”是电竞直播间常见的质疑，娟娟后台收到的举报理由五花八门：有人说她没有露出手部，有人说她用了老年特效、AI换脸，甚至有人怀疑桌子底下藏了人代打。索德一步步应对，加装广角摄像头让脸、手和键盘同时入画，再加后置摄像头拍摄屏幕；娟娟被击杀进入观战状态时，她还做了一个“嘎了~观战中”的手机弹幕让她拿着对摄像头举起，以免有新进直播间的观众说他们“一眨眼”。

“年轻人会打游戏是很正常的事，只是水平高低的区别，但一个60岁的人打成这样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相信。”他说。相比之下，娟娟显得更从容，“他们说他们的，我打我的”。

期待现场感受“电竞粤超”

60岁之前，钟娟娟做过很多工作，年轻时开铺子卖衣服，在超市做推销员，后来去当育儿保姆，接触游戏之前，她也未曾幻想过退休生活的模样。如今直播是她主要的收入来源，也让一家四口的生活宽裕不少。她也因此去了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地与选手和粉丝见面，“如果不是打游戏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”。电竞也让他们解除了家庭生活的另一面，以前家里聊的不过是家常，玩游戏之后多了新话题：职业选手的打法、直播节奏、最

新的游戏……现在一家四口都会打游戏，偶尔还能切磋两把。

现实生活中，钟娟娟依旧安静，习惯独处。她喜欢种花、种树，家门口种满三角梅、石榴树、茉莉和樱花，一年四季打理。但在直播间，娟娟是另一种状态。带着300度老花镜，一边跑图一边接梗，“粉丝互动越多，我越有劲，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。”

在中国电竞用户里，娟娟只是众多面孔之一。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电竞用户超4.95亿人，其中银发玩家规模持续增长，已突破2000万人。

钟娟娟在北京、上海见过游戏领域的众多“大神”，还在成都见到了平均年龄65岁的BSG银龄战队，在网络另一端感应到了全国千万名同龄“战友”的存在。

今年，广东也将举办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“电竞粤超”，覆盖全省21个地市，向所有年满十八岁的普通玩家开放报名，设《无畏契约》和《王者荣耀》两个项目。娟娟平时也玩《无畏契约》，听说要办“电竞粤超”，她说：“很开心，特别想去现场感受一下气氛，也希望这样的赛事常办多办，让不同年龄段的玩家都能体验到游戏的快乐。”

现实中，银龄群体正在进入这个原本属于年轻人的领域，成为游戏厂商难以绕开的重要用户层。索德也希望能组建一支本土老年CS战队，若能组队成功，娟娟自然会是第一批成员之一。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人世間

2026年3月21日 星期六

责编 张齐
美编 黄绮文
校对 苏敏



钟娟娟正在打CSGO

“老萌新”击杀顶级选手

2024年，58岁的钟娟娟受邀参加一场线上娱乐赛，对手阵容堪称豪华，有3名来自S级战队Spirit的职业选手，其中有彼时世界排名第一的donk，年仅17岁，被称为CS史上天赋最高的选手之一；还有连续四年进入HLTV(CS电竞圈权威数据与排名平台)年度Top10的“狙神”sh1ro。而娟娟，一个当时游戏龄仅四年的“老萌新”，在高手云集的战场里，一如平日找好一处角落，架枪，等待。

“我在防守位置架枪，任何人路过那里，下场都一样。”donk出现的瞬间，二人的准星几乎同时锁定，混乱的枪声响起，几毫秒的差距，donk倒地，被娟娟“一枪爆头”。随后，sh1ro在空中跳起晃动身体，娟娟稍挪几步，一记“空摘”将他打落。镜头前，娟娟面上毫无波澜，心里非常激动。“打之前就想，他们是职业选手，我一定要冷静、认真、谨慎地跟他们打。打完反而没什么感觉，过几天就忘记了。”

两次击杀顶级选手的消息迅速传播。有人逐帧分析她的操作走位；有人制作梗图配文“你可能真的打不过我奶”，有人调侃“人老了看什么都是子弹时间”“60岁，正是拼的年纪”“仿佛看见老了以后的自己”。

对此类游戏的偏爱，早在钟娟娟童年时就已浮现。小时候村里放露天电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戚美青
图/受访者提供

早晨八点，杨捷把小号小心地放进车后座。他要先去星海音乐学院为学生们上两节课，下午赶回广州交响乐团排练，晚上还得去番禺新造，为自己餐厅新研发的菜品试口味。

“以前是按部就班做事，现在是绞尽脑汁协调。”他笑了笑，发动引擎。车窗外的木棉树已经开始冒花苞，再过一阵子，花就红了。今年是台湾青年杨捷在广州的第十年。

2016年8月的一天，28岁的杨捷第一次踏上广州的土地。他攥着仅有的积蓄，住进了一家每晚100多块钱、没有窗户的旧旅馆，潮湿、闷热的环境，让他彻夜难眠。第二天，他要到广州交响乐团面试。

“那时候只觉得日子过得很辛苦。”十年后的杨捷，坐在自己开的“Afterglow”西餐厅里回忆，“为了省一两百块，什么都不敢花，因为心里没底，怕自己考不上。”

面试结束，他考上了。当天，他便退掉了小旅馆，改订了广州一家星级酒店。从潮湿的小旅馆到有落地窗的星级酒店，那一夜，他睡得很好。“终于敢大声对广州说，我可以留下来了。”

那时的他以为，广州不过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过渡站。后来才慢慢懂得，“人生不是单行道，是即兴演奏”。

“但我懂艺术领域的东西，品位、审美、人文表达；她从小在商业家庭长大，对金钱和成本格外敏感。”两人的分工自然而然形成：他负责菜品研发与餐厅氛围营造；她掌管成本核算与运营管理。用杨捷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我负责花钱，她负责赚钱”。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